

我們怎能區分舞蹈與跳舞人？

文 鄭政恆

這期《聲韻詩刊》有二百多頁，夠分量吧，足夠陪伴大家由炎夏走到晚秋。

除了鄭念太的學術文章〈雲從龍：觀念詩學——析飲江的《於是搬石你沿街看節日的燈飾》〉和〈太極筆法：時空的探索——專訪飲江〉，鍾國強的長文〈在學童當中——讀楊牧詩中的學童、孩子和年輕一代〉，也旁及韓愈，而且教我想起許多事情。

鍾國強說他最迷楊牧詩的時候，是以1980年為起點，當年楊牧一口氣推出了《禁忌的遊戲》和《海岸七疊》兩本詩集，直到楊牧推出詩集《有人》，下迄1986年。我不禁一拍大腿，一邊想：世事無獨有偶，我也一樣，我第一本買到的楊牧詩集正是《禁忌的遊戲》。當然，八〇年代早就過去了，詩集也已成爲舊作，但好詩總可以歷久常新。我迷上了《禁忌的遊戲》中，取道於洛爾迦（Federico Garcia Lorca）的抒情筆調，其後再陸續買到《海岸七疊》、《有人》和散文集《搜索者》等等。（世事連環互扣。執筆之際，收到頌文蔚老師傳來電郵，說要出版楊牧追思文集，鍾國強是楊牧的知音。從楊牧寫孩子、學童、年輕人的〈在學童當中〉，到〈學院之樹〉，再及於名作〈有人問我公理和正義的問題〉，鍾國強看到葉慈（W. B. Yeats）晚年哲理詩〈在學童當中〉（“Among School Children”）不絕如縷的影響。

葉慈寫作〈在學童當中〉時，正擔任愛爾蘭自由邦上議院議員。他巡視一所學校，思緒卻在無邊漫遊，葉慈想到了昔日苦戀過的革命家毛德崗（Maud Gonne）。我們都知道他們沒有走在一起，一個主因是葉慈不願意改宗天主教，而另一主因是政見不同。葉慈太溫和了，毛德崗是勇武派。她在自傳中坦言：「我一直討厭戰爭，本質和理念上是個和平主義者，但英國人卻向我們施加戰爭，而戰爭的首要原則是殺死敵人。」葉慈對毛德崗念念不忘，在學童當中，他心中冥想麗達（暗指毛德崗）的身影，而毛德崗彷彿是活生生的學童，出現在葉慈面前。於是，葉慈想到柏拉圖的理型論、亞里斯多德的實在論、畢達哥拉斯的數學原則，但不論何種關於肉身、心智、靈魂的希臘古典哲學，也無法扭轉人的衰老宿命。

楊牧的譯筆別具個人的神韻，然而，我喜愛的“Among School Children”中譯本，是卞之琳收錄於《英國詩選》的〈在學童中間〉。至於關於這首詩的闡釋，詩歌研究學者海倫·文德勒（Helen Vendler）在 *Poets Thinking: Pope, Whitman, Dickinson, Yeats* 一書中，就有獨具慧眼的分析。文德勒說〈在學童中間〉是多組互相對照的雙連畫，充滿種種矛盾。詩作由敘事起，第二段就陷入沉思，到第七首中段成爲一首頌詩，也落得絕望與嘲弄。於是第八首帶出安頓之處，第八首是〈在學童中間〉的終章，是不容易理解的一章，鍾國強引用了楊牧的譯詩，我就抄錄原詩和卞之琳的版本：

Labour is blossoming or dancing where
The body is not bruised to pleasure soul,
Nor beauty born out of its own despair,
Nor blear-eyed wisdom out of midnight oil.
O chestnut tree, great rooted blossomer,
Are you the leaf, the blossom or the bole?
O body swayed to music, O brightening glance,
How can we know the dancer from the dance?

辛勞本身也就是開花、舞蹈，
只要軀體不取悅靈魂而自殘，
美也並不產生於抱憾的懊惱，
迷糊的智慧也不出於燈昏夜闌。
栗樹啊，根抵雄壯的花魁花寶，
你是葉子嗎，花朵嗎，還是株幹？
隨音樂搖曳的身體啊，灼亮的眼神！
我們怎能區分舞蹈與跳舞人？

栗樹可以開花生長，重見生機，但我們知道，栗樹還是要面對衰敗，於是，葉慈再帶出另一形象：隨音樂搖曳的身體（楊牧譯爲旋向音樂的肢體）。音樂如時間的命運，但眼神還可灼亮，身體還可在限制中創建自我，與外加於我的命運共舞。行動（舞蹈）與命運（音樂）交織，而且與自我（跳舞人）已不可再分。

與命運共舞，在限制中實現自我，也許這就是當下香港人的公共生活了。▼